



波斯人的祖先，是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，逐水草而居。起初，他们只是米底王国统治下的一个附庸部落。直到居鲁士大帝的出现，才彻底改写了波斯人的命运，也改写了古代世界的政治版图。这位兼具军事天赋与政治远见的领袖，凭借非凡的个人魅力，率先统一了波斯的十个部落，于公元前 559 年正式即位，为波斯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

公元前 550 年，居鲁士发动了对宗主国米底的战争。胜利后，令人惊叹的是，居鲁士并没有像以往的征服者那样，对失败者赶尽杀绝、残酷压迫，而是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宽仁：他保留了米底的行政架构，尊重米底人的宗教习俗，甚至以米底王位合法继承者的身份自居，将米底人纳入波斯的统治体系，使之成为帝国的忠诚支持者与军事骨干。这种“共存共荣”的统治智慧，不仅迅速稳定了局势，更奠定了波斯帝国包容多元的统治基调，成为其崛起的核心密码。

此后，居鲁士率军讨伐位于小亚细亚西部富庶的吕底亚王国，将小亚细亚的黄金与先进的商业网络纳入波斯版图，不仅为波斯带来了巨额财富，更打开了通往爱琴海的大门，让波斯文明与希腊文明开始了直接的碰撞与交融。

居鲁士生涯中最具光辉的时刻，莫过于公元前 539

阿巴斯博物馆：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黄金狮首授权环。



年对巴比伦的征服。当时的新巴比伦王国，是近东文明的中心，拥有坚不可摧的城墙与繁华的都市，被誉为“众神之门”。进入巴比伦后，居鲁士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，他没有进行任何劫掠，反而向巴比伦的主神马尔杜克献祭，恢复了被废止的传统祭祀活动，赢得了祭司阶层的全力支持。更具历史意义的是，他颁布了著名的《居鲁士圆柱》诏书，这份被后世誉为“第一部人权宣言”的文献，宣布释放所有被巴比伦囚禁的各族民众，允许他们返回故乡、重建神庙、恢复信仰。其中，他允许被掳掠至巴比伦半个世纪的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，并资助他们重建第二圣殿，这一举措彻底颠覆了亚述、巴比伦时期“强制迁徙、分化瓦解”的帝国主义传统，确立了波斯帝国“宽容包容”的统治伦理。

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后，于公元前 525 年在佩卢西翁战役中击败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三世，将埃及纳入帝国版图，使波斯成为横跨西亚、北非的庞大帝国。

波斯帝国的崛起，离不开铁骑的征伐，更离不开人文的滋养。从居鲁士的宽仁治国，到大流士的制度革新，波斯人始终秉持着“兼容并蓄”的人文理念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、宗教与习俗，让被征服的民族心甘情愿地融入帝国体系。这种包容，不仅让波斯帝国迅速凝聚起强大的力量，更让波斯文明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桥梁——波斯的丝织品、珠宝、地毯循着丝路东传中原，晕染出异域风情；中国的造纸术、印刷术经波斯西传西方，点亮了文明进步的星火，为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## 鼎盛：文明交融，风华绝代

真正让波斯帝国走向成熟的，是大流士一世的改革。大流士一世继位后，面对帝国疆域辽阔、民族众多、矛盾复杂的局面，推行了一系列极具远见的改革：建立军